



高维生◎著
施哈○主编

You Yizhong Shenghuo Ji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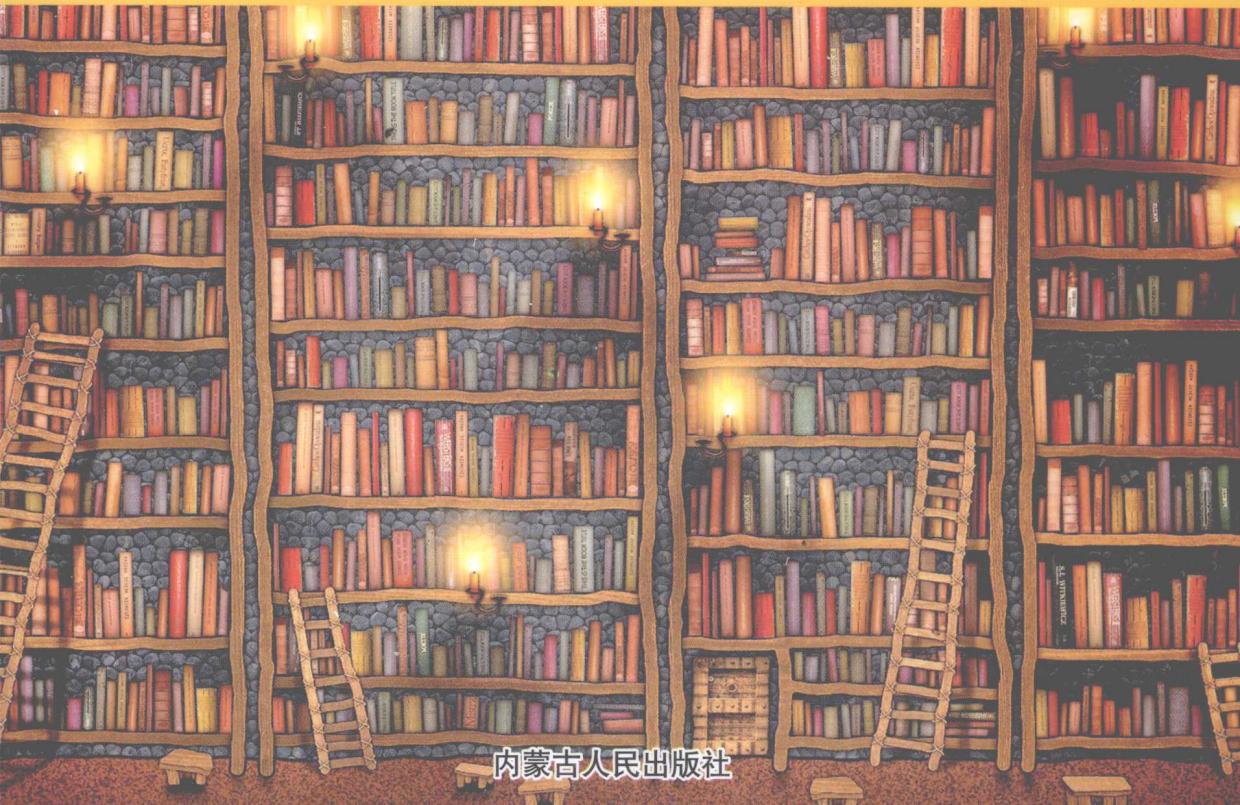
pinwei

有一种生活叫

品味

回忆使生活变得纯粹而又丰富。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精神的家园，在那里，有一种生活叫品味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{您}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施维高
维生◎著
晗◎主编

You Yizhong Shenghuo G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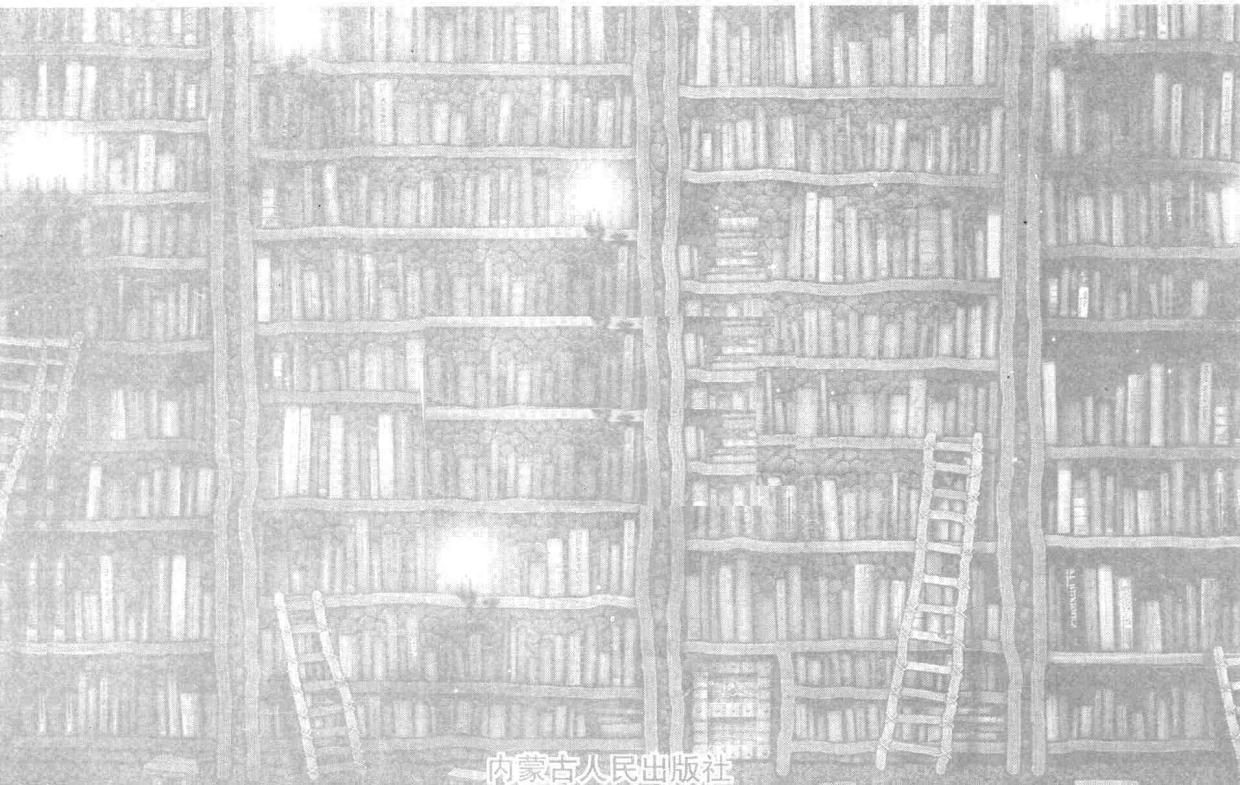
pinwei

有一种生活叫

品味

—回忆使生活变得纯粹而又丰富。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精神的家园，在那里，有一种生活叫品味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{您}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有一种生活叫品味/高维生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
出版社,2009. 12
(经典成功智慧文丛/施晗主编)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
I. 有… II. 高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IV. B821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7268 号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主 编 施 晗
责任编辑 哈 森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360
字 数 3200 千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/G · 3059
定 价 715.20 元(全 24 册)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 4971562 4971659

我被卷入了时光的漩涡中

高淳海

我已经连续失眠好几天了，躺在床上，翻来翻去，却怎么也不能入睡。我是怎么了？我不断地思索，是近来学习的压力、生活的空虚还是重庆阴冷的冬天夺走了我的美梦，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。想着想着，我感觉头快要裂开了，我在痛苦中挣扎着，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。我想到了家人，可他们离得那么遥远，远在千里之外。从2004年我只身一人，从山东来到四川求学开始，便离开了温暖的家，离开了亲人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更勾起了我对他们的思念，他们还好吗？一个漂泊异乡、远离亲人和故乡的人注定是孤独的……

就在我辗转难眠的时候，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是那么的悦耳和动听，就好像当我还是个婴儿时，妈妈为了哄我睡觉，轻摇摇篮时，摇篮里铃铛发出的铃铛声。就在我沉醉在这美妙的声音中，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外面下雨了。南方的冬天和北方的不同，最显著的一点就体现在这里，南方飘的是雨，而北方是雪。比起雨和雪，我喜欢后者。因为雪能带给人浪漫、纯洁与质朴的感觉，更塑造了粗犷、豪放的东北汉子，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他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，那里有他生命的全部。不过命运总是爱跟人开玩笑，现实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，你越想得到什么，它却离你越来越远。父亲在《回忆在时间里奔跑》一文中写到：“1983年，春节后的一天，残留的冬雪，还在铁轨中间没有融化，我就是在这里，搭乘一辆绿壳的老列车，离开故乡。我穿着一件军装，戴一顶军帽，帽檐下目光燃烧的激情，烧得空气啪啪作响。单纯的青春，没被苦难的剪子修整过，蔓延的朝气，放飞幻想的气球。我和送行的朋友们，在铺着积雪的站前广场上，背衬候车室，拍下一幅黑白照片。”就这样，由于爷爷工作调动的原因，年仅21岁的父亲离开

了故乡，离开了东北这块黑土地，那个大雪纷飞的地方。从此，父亲只能在回忆中、在他的文字中回到他的“故乡”了。

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我的头痛得到了缓解，但睡意全无，索性坐了起来。夜已深，我望着窗外飘落的细雨，想起了远方的亲人。父亲早已年过中年，但为了家庭和事业仍然在社会上辛苦地打拼着，家庭和工作的重担压的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还要经常为我的事情操心，我感到非常的惭愧，我总是向父亲索取，却从来不能为父亲做点什么。小学的时候就学过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一文，被先生父亲蹒跚的背影所感动，认识到了父爱的伟大，但却没有意识到，其实这种平凡的伟大就在每一个人身边，也包括我。其实父亲给我的父爱也是一样的伟大，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，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情啊！父亲写作二十多年，我居然没有完整的读过他的一部作品。这本散文集，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完他的书，看完这些文字，我陷入了沉思中，我被朴实的文字打动了。我看到了一个平凡父亲的另外一面。

父亲在书中，回忆了童年时的一些小事物，如风匣、玻璃球、火抗、菜窖等，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物品，在父亲的笔下都有了生命。它们占据了父亲的童年，陪伴着父亲成长，并最终成为父亲生命的一部分。每每谈起它们，父亲都会非常兴奋，讲述的眉飞色舞，好像变回了一个大孩子，它们带给了他太多美好的回忆。“我朝风匣撒气，所有的力气倾注在手柄上。有几次狂摇，摇断了皮带，挨了母亲一顿骂，我感到委屈，偷偷地拿削铅笔的小刀，在风匣上刻下几道痕迹，表示对风匣的报复。”“玻璃球摆在写字台上，它和我童年连在一起。拿起一粒玻璃球让我心头灼热，有了一股童年的激情。”“爬犁俯冲的时候，像一匹喝醉的烈马，速度非常快，雪花溅起，爬犁和雪的摩擦声，惹得孩子们兴奋地尖叫。我站在高处往下看，长长的慢坡铺满了晶莹、洁白的雪，少年有一股力量要征服这条雪道。”……小东西带给了父亲美好的童年，是父亲的珍宝。很多现在的孩子，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到陌生，甚至不屑一顾，特别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。这几天我苦苦思索，在我的童年到底有什么打动过我，留下如此之深刻印象的东西呢？可是思索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这到底是我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呢，我不知道。

父亲的这本散文集，更让我欣赏的是他对生命、时间和精神的思考。对这三者的思考体现在父亲的每一个文字中。“奶奶戴的顶针儿是老古董，奶奶说，我没出生它就跟着她了。奶奶的顶针儿和萍姐的不一样，有时间的磨痕。”“人生的许多欢乐和痛苦，都在火盆前发生，炭火一点点地耗尽，变

成白色的灰烬，人的生命也一天天地干瘪下去。”“曾经的现在，今天已成为远方。”弗洛伊德认为，文学创作的动力来自于人的欲求不满与心理挫折。人到中年，对时间和生命流失的无奈，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向往和对残酷现实社会的反抗，正是有了这些动力，才得以写出如此成功的文章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瘠。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如行尸走肉般，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。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地精神引领者，通过阅读，作者将引导你走入他的精神家园。

父亲的文字十分朴素，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，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叙述。“房子里的温度升高，窗子上的霜花融化，一缕阳光投映在炕上。冬天的阳光，像一朵流动的花，烘托着生活气氛。”“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，外面捆扎五色线。浸泡的竹叶散发自然的清香，五彩线像雨后的彩虹，粽子不仅勾孩子们的食欲，也发挥着想象。”“布尔哈通河边长满了艾蒿，这时的茎还不那么粗壮，镰刀割断的茬口，漫出艾蒿的气味，直冲鼻子。背在身上的艾蒿，沾着晨露，野香一阵阵地扑来，路上陆续碰到采艾蒿的人。”父亲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勾画出了属于他的文学世界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小，刚才欢快的铃声渐渐地听不到了。天空中有羽毛状的东西缓缓飘下，居然下雪了。雪越来越大，霎时间好像时光旋转一般，我被卷入了时光的漩涡中，我被抛在了雪地里，眼前全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我在哪里？就当我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候，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孩，脚穿棉靰鞡，头戴狗皮帽子，身穿一件黄皮大袄。这个人怎么如此熟悉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他忽然团了一个雪球向我砸来，雪打在我的脸上很疼很冷。我好像被雪球打的昏了过去，只能隐隐约约听到那个孩子爽朗的笑声。
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床边的闹钟在不停地响，原来刚才是个梦。天已大亮，我从窗户向外望去，雨已经停了……

2009年11月29日 于西南大学杏园



我被卷入了时光的漩涡中 / 1



第一辑 东北情结

1

□ 风匣	3
□ 弹玻璃球	5
□ 火炕	7
□ 糊窗缝	9
□ 菜窖	11
□ 藏猫虎	13
□ 栋底板	15
□ 爬犁	17
□ 炭火盆	19
□ 野艾蒿	21
□ 棉靰鞡	23
□ 温暖的鞋	25
□ 火柴	27

顶针儿	29
线 板	31
铅 笔	33
样子垛	35



第二辑 长白山腹地旅行记

二道白河	39
读长白山自然博物馆	41
美人松林	43
在林间	45
走进园子	47
缭绕的山路	49
乡村土路	51
金达莱	53
去看白桦树	55
泥土草屋	57
乡村铁锹	59
倾听大地	61



第三辑 故乡的食物

酸 菜	65
红辣椒	67
冻豆腐	69
冻 梨	71
蒜茄子	73
榆树钱儿	75
生豆芽	77
土豆饼	79

家乡的嘎巴	81
晒干菜	84
记忆苏耗子	86
家常豆腐	89
砂 锅	92
童年的蒜苗	94
杏 仁	96
怀念核桃	98
大地上的野菜	10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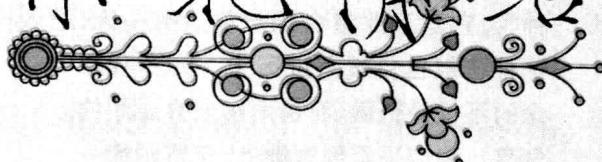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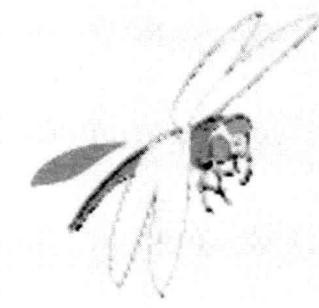
第四辑 记忆琐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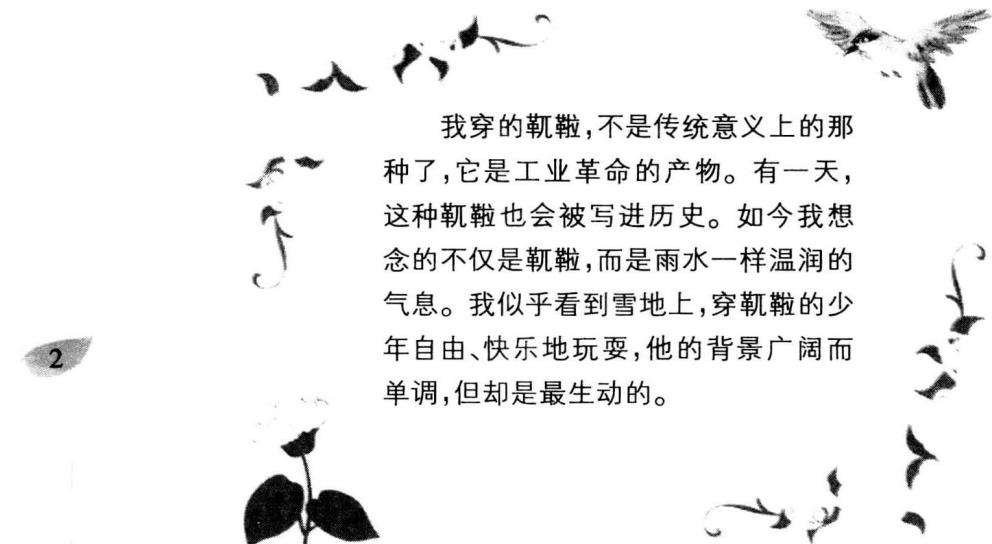
疼痛的乡村	105
传说在岁月中生长	111
老座钟是一只羊	115
回忆在时间里奔跑	118
风吹出一种音符	126
记忆穿过时间的墙	130
一种生命的状态	137
老秋千	140
犁的情结	143
烟囱漫记	146
露天电影	149
一幅木刻画	152
工农大车店	155
第四粮店	158
弹 弓	161
镜头深处的记忆	163
亲情悠车	167
纪念童谣	170
蚊烟中的记忆	172

· 粮 票	174
· 舞蹈的木花朵	176
· 大 姐	179
· 书上旅行	182
· 童年的事情	186
· 红卫兵	191
· 批判会	194
· 最后一个墨水瓶	196
· 怀念书信	198
· 一本词典	200
· 收藏稿纸	202
· 音符中的红色情结	204
· 鸟 笼	208
· 窗台上有一群麻雀	212
· 旧椅子	215
· 父亲是一缕阳光	217
· 都有一种温暖呵护	222
· 我的朋友“A”	224
· 母亲的馄饨	227
· 我要选择一种灿烂的色彩	229

第一辑

东北情结





我穿的靰鞡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了，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。有一天，这种靰鞡也会被写进历史。如今我想念的不仅是靰鞡，而是雨水一样温润的气息。我似乎看到雪地上，穿靰鞡的少年自由、快乐地玩耍，他的背景广阔而单调，但却是最生动的。

风匣

风匣在家庭中是一件普通的东西，不可缺少。从我出生就认识它，听惯了它的声音，熟悉那种节奏。开始是母亲把我背在身上摇风匣，后来长大，我就能摇动它了。

那时家家都烧火炕，大灶坑离不开风匣。风匣是由木板和胶合板、几块铁皮、一个轴和皮带构成的。我家的风匣年头久了，涂得绿漆脱落，露出了木质地。手柄是一截圆木头，中间穿过大号的钉子钉在转轮上，常年被手握磨得光滑。隔段时间用筷子沾几滴豆油浇轴上，这样摇起来轻，噪音小，也不费力气。

母亲忙着做饭，我在一旁摇风匣，这是母子交流、沟通的时候。母亲不停地干活，再三地嘱咐我，上课听讲，听不懂就举手问老师，不要淘气，放学马上回家。摇风匣需要力气，还要掌握灶坑里燃烧的情况，不时地续煤，撒得均匀，煤干燥时倒一点水，在煤槽子中搅拌一下。那时用的是大铁锅贴苞米饼子，必须等锅中的水沸腾，达不到温度，饼子贴上去就往下滑，甚至掉水里。这时我加大力气摇风匣，送出的风，吹得火烧得旺旺的。锅中的水哗哗地翻滚，升腾的雾气，一缕缕，在母亲的脸前飘动。金黄的苞米面在母亲的手中揉搓，团成饼子的形状，然后往热锅上一贴牢牢地粘住。锅中间蒸一碗大酱，酱中放上青尖椒或蒸几块地瓜、土豆。锅盖盖好，四周塞紧抹布免得泄气。这时风匣摇得疯了似的，火越旺越好。这是我每天耍脾气的时候，胡同里传来小伙伴跑动和喊叫声，我的心长草，早已飞到外面去了。

厨房有一扇窗正对我，做饭时敞开，让烟气顺着窗口散出。不摇风匣，我就向窗外望去。后院有两棵杨树，那是两年前，春天学校植树时我要的树苗。现在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树高过房子。每天飞来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它们不时地向屋中观望，召唤我出去和它们玩耍。阴天和下雨天最烦人，气压低，风向不正，炕中的烟道不畅，往往倒烟，火闷不好烧，做饭急等着火。烟气漫散，呛得人直流眼泪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跑到屋外，烟筒下有一块活动的砖，掀

开后点着几张纸，顶出凝滞的潮湿气。烟筒冒出浓重的黑烟，烟道就流畅了。我朝风匣撒气，所有的力气倾注在手柄上。有几次狂摇，摇断了皮带，挨了母亲一顿骂，我感到委屈，偷偷地拿削铅笔的小刀，在风匣上刻下几道痕迹，表示对风匣的报复。

后来市场上出现了电风匣，好多同学家都使上了。电风匣不大，外壳是铸铁的，镀上一层银粉，与传统的风匣不同，它风力足，使时插头往电源上一插，不用累得晕头转向。我羡慕有电风匣的人家，我家一直没买，始终用那个旧风匣。

2005年3月12日



弹玻璃球

孩子们玩的玻璃球叫“溜溜”，溜溜有两种，一种是球中心有花瓣的，红的、紫的、蓝的、黑的、绿的，弹出去，滚起来非常好看。另一种什么也没有，玻璃的原色。玩时没人数限制，先并排挖三个小坑，间距相等，中间的叫中坑、其余的两个叫边坑。然后在中坑前方，一米多远的地方再挖一个坑叫皇坑。弹溜溜时五指攥紧，拇指被握在中间，溜溜夹在拇指和食指间，拇指一用力，溜溜就弹出去了。

玩这种游戏不受场地的限制，胡同里，课休时间，放学的路上都可以玩。我们常去的地方，是一家单位的空场地，几排破旧的青砖瓦房，经过风雨的淋漓，辨不清新旧，房顶上的瓦是小片的黑瓦，有的碎裂了。麻雀栖在屋脊上欢乐地歌唱，房檐下有许多麻雀窝没人敢去掏。我们在那玩，看门人不管，发现有人爬墙上房，他就跑出来大声地喊叫，追赶着，像轰撵麻雀似的，吓得我们几天不去那儿了。也有胆大的小朋友，想尽冒险的办法，准备上房抓麻雀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成功的。

弹溜溜不复杂，没翻新的花样，运动量不大，人蹲在地上瞄准溜溜，有的人弹得几乎百发百中。我们班有个叫小群的同学，个头不高，一双不大的眼睛，看东西时眯成一条缝。他无论什么姿势，站立着，半蹲着，他弹出的溜溜划出漂亮的弧线，计算准确，像一发发炮弹落在对手的身上，常常把对方的溜溜都赢到自己的兜中，他在那一带称王称霸。

夏天的黄昏，孩子们不可能躲在家里，在外面疯跑，听不到父母的喊声，一般不愿早回家。天渐渐地黑了，弹出的溜溜看不清了。这时玩兴不减，天空出现了蝙蝠在房子的周围飞翔。这种鸟儿长得极丑，人们不喜欢它，东北方言叫它“燕别乎”。这个词在词典里找不到解释，我寻问二叔，了解这词的真正意思。二叔说，这是人们为了区分它和燕子的叫法。有十几只蝙蝠在乱窜，我们摇动手中的衣服，大声嗷嗷地喊，拍手和跺脚。蝙蝠顺着声音毫无目标地飞，在头顶

上一圈圈地转，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，刺激我们变得疯狂了。只是后来在学校上常识课时，老师讲蝙蝠只在夜间出来，它是弱视，靠声波引导飞行。

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小城，再也没见过一只蝙蝠，更谈不上一群了。童年的游戏只存于记忆中了，岁月湮没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无论如何，忘不掉童年的情趣。我有一段时间在印刷厂工作，在磨版车间发现了溜溜。胶印机上使用的ps版，在毁版重新打磨的时候，离不开的是那玻璃球。车间的麻袋中装满了玻璃球，我向师傅要了很多很多。

玻璃球摆在写字台上，它和我童年连在一起。拿起一粒玻璃球让我心头灼热，有了一股童年的激情。

2005年3月17日



火炕

我睡火炕长大，对它有特殊的情感。东北的冬天，凛冽的风像发情的野兽，嚎叫着，冲撞着，撕裂着，窗玻璃被打得叭叭作响。躺在被窝里，炕烧得烫手，听窗外风雪交加的声音，人的心那么踏实，一点点地进入梦中。

火炕就是传统的延续，一种情感，一种生命。东北人管炕叫“一铺炕”，说明它的大和对它的敬重。一家人、二代人、三代人挤在炕上生活，欢乐的，痛苦的，新生的，老去的，在这舞台一样的炕上上演。炕是由砖、石板、土料构成的，结实耐用，保温性能好。一般的炕高出地面半米左右，下半部用土夯实，垫平，用砖搭成一条条烟道，青石板铺在烟道的砖上。然后用搅拌好的泥草抹上，二层用沙土镘平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烧火，烘干新炕。盘炕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，总得请个懂行的师傅。有人盘的炕特别好烧，烟道顺畅，炕热得快。有人盘的炕不好烧，一冬天，一家人要遭罪受。炕全干透就开始糊炕面了，刷上浆糊的纸贴到平整的炕面上，然后来回地滚动瓶子。刚粘贴纸时，纸接触炕面留下气泡，反复地滚瓶子赶匀，再糊一层牛皮纸，最后涂上炕油。炕烧热后漫着油味，很长时间不能消失。

炕给人一种安逸，一种留恋。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孩子们不能出去玩，炕是惟一宽敞、随意的地方。围在一起玩“嘎啦哈”，这是满族人传下来的游戏。“嘎啦哈”是满语，是羊腿骨上的一块骨头，有人染上红色讨个吉祥。“嘎啦哈”玩法花样多，翻坑，翻肚，翻轮，一把抓，一个人玩，多个人可以一起玩。“过家门”也是童年流行的游戏了，模仿日常的生活：买菜、做饭、工作、对话、吵架、上学、逛街、吃药、打针、生子……从被垛上搬下枕头、被子，找来茶缸和脸盆。拿笤帚在炕中间划一条线，象征性地分为两家。玩累了，摆上方桌写作业，晚上大人们检查布置的功课。老人们的活动较单调，老伙计、姐妹们偎在炕头，听半导体收音机，抽烟唠嗑。如果有一只猫，它永远卧在炕头，闭目养神，热炕让它满意，风雪的啸声是它的催眠曲。室外零下三十九度，行人的手不敢伸出去，鼻尖冻得通